缅怀恩师谢庆奎教授
缅怀恩师！
北京金秋十月的最后一天，香山红叶还没有去看，就传来消息，谢老师昨晚
仙逝了。很是震惊，不敢相信。
记得几个月前，7 月初刚刚过的 80 岁生日，我还写了个小文祝谢老师生日
快乐。那天见老师很健康，心情很好，能吃能玩，和大家打成一片，心里高兴，
喝了两杯，说话也比较多。
到了次日，谢老师还打电话来夸奖说我风趣幽默，就是话有点多。后面这一
句应该也是夸奖吧，因为在老师的印象里，上学期间我的话一直不太多。的确，
我到北京大学上学之前我在溪口老家一直说本地话，语文课也是用本地话讲，到
了北京改说普通话，一直不太利索，心里想好了才敢说出来，说出来呢，又感觉
不是那么回事，原来还是用溪口话思维，再翻译成普通话，口型、口音不用说了，
光翻译就很费神。后来学会了用普通话思维，再加上不断听各种相声练习嘴皮子，
逐步学会了北方人的普通话，有时候쀠ᘇ톄ࡑ톐敢ಶीꄴⲀ Ҽ各种相དྷ，发ᠶ㽒ɉ쐔㴱䫕傀⃠芠ꗀꕀ䍀薂䶠ꐊፎⴂХ⍣ᅃ臻䇓ヾꋅ鏴἞遄ꀜ䀀 谢老ᐰ䌤了˃就ᐱجمح䈦˃谢老ᐴ洶ń�핔ц㊀，

家吃饭，都是师母亲自做的饭。谢老师是安徽全椒人，所以经常在他家喝两口口
子酒。记得当时谢老师好不容易在蔚秀园分到一个小套房，简单装修也就是刷一
下墙。电线老化了，谢老师问我会不会布线，我不能说不会吧，中学好歹学过物
理的，物理竞赛得奖也没问题的。物理课老师听说我上了北大的文科，还以为损
失了一位物理学家呢。最后我和谢老师一起把屋里的电线都布好了。当时还研究
了一下怎么布双开关，进门开灯，房间里关灯。上学期间经常参加谢老师组织的
调研，在全国各地研究省政府、市政府、县政府和乡镇政府，在那会儿学会了问
卷调查，学会了数据分析，虽然没在定量研究上做出什么成果，但用数据分析还
整了点外快，后来房子的首付，基本靠的就是这个收入。
从北大毕业后，和谢老师的联系一直比较多。谢老师有什么会，还会叫上我
参加。开会是学术交流，会后是餐聚。师徒在一起，也是其乐融融。现在是金秋
十月，十月底和十一月初，正好是香山红叶的季节。科学家都会安排去香山饭店
开会。过去谢老师也会安排在香山开会。一早起来爬山，白天开完会，晚上还会
一起 happy。平时节假日，也会去谢老师家。哈尔滨的朱宇师弟兄（他入学比我
晚，但年纪比我大，所以称为师弟兄），会安排一些东北五常大米给谢老师。所
以，我每年像大力士那样搬大米到谢老师家，顺便看望谢老师。每次到谢老师家，
师母会泡一杯茶，谢老师会拿出烟，抽烟，然后还给我点上。有一次李文钊正好
来看我，我说我们一起去看望谢老师吧。李文钊开着车，一起去了谢老师家。李
文钊给谢老师送了些东西。过几天谢老师问我，你那次带来的花生米非常好吃，
从哪儿买的。我问李文钊，李文钊也忘了是什么花生米，在哪儿买的。近些年谢
老师不组织香山会议了，所以金秋十月也不去香山聚了。正想着过些时间去看看
谢老师，喝一杯师母泡的黄山毛峰，抽两口谢老师的好烟，不曾想，谢老师走了。
好好的，就突然走了。
“近泪无干土，低空有断云”。
忽然想起杜甫这一诗句，说的应该是泪水沾湿了泥土，心情十分悲痛，精神
恍惚，就像低空飘飞的断云。恩师在的时候，没觉得啥，每次见面，喝茶抽烟，
连照片都不着急照。每一次分别，总以为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总有期。但
这一次，是真的见不到了，想要抽烟，也只能自己点一口了。